

漢書

六十

宋本前漢書

卷八十 卷八十一

第十冊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漢 護 軍 班  撰

唐議奏秘書監裴翬國子顏  師古集註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
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敖
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
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傳

古傳五 卷之八十

一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
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
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艾又創也廼

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婕
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
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
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
反吏上數嘆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

淮陽憲王欽





立張健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

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以殺

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也字疑可

刪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

侯兄宋祁曰兄字上疑有於字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

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

讓之臣○宋祁曰惟字疑作禮字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

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健仔已卒

考例事 漢志八十

二

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

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

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

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

之少博言負責數一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

反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

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宋祁曰恐字

下疑有王字注文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怖字下疑有之字

淮陽王欽

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

謝師古曰還書報書○宋為諂語盛稱譽王因

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

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柰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

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

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

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

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

為仿平漢書

三

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宋祁曰陽光得王欲求

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

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數進愚策未見

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

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

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

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

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

淮陽憲王欽

莫能安也

師古曰微無也。宋祁曰浙本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

又聞北

海之瀕有賢人焉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累世不可逮

然難致也

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

得此二

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

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

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

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

到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

師古

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

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

卷第十 後志二十一

四

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擯不意大王還

意反義結以朱顏

師古曰還猶回也。

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

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

有

師古曰言心是書籍皆有之。

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宋祁曰此下當添八字云師古曰上上與王也。

王得書喜說

如淳曰上與王也。

宋祁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

報博書曰子高乃幸左顧

存恤發心惻隱

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

顯至誠

宋祁曰顯字下疑

有以納以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宋祁曰注

末疑有也字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

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

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

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

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

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

前傳五十一 漢書十 五

斥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

費也○宋祁曰詐言別本無詐字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

疲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

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

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

師古曰緒業也一日始為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

王也忽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

淮陽憲王欽

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

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日

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

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

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

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日悅報博書

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憊然不知

所出師古曰憊痛也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憊音才感反○宋祁曰注文才當作干子高素

為有至一 漢公八一 六一

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

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為言也卜莊

子之勇師古曰卜莊子古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

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

事也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

以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

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宋祁曰顯字上疑

淮陽憲王欽

有石字告之
之字當刪
房漏泚省中語博兄弟註誤諸

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

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

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

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

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師古曰調古諂字。宋祁曰周當作禹。

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

錢報以好言臯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

秀德老 漢七八

七

曰惻痛也。宋祁曰朕惻焉當云朕甚惻焉。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

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

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

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宋祁曰注文中申字下當有諭字。詩不云乎靖

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借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

借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

駿曉告於王也子又有指意并令。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

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且

淮陽憲王欽

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至輔師古

曰魯頌閔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

今王舅博數

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

如淳

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邇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

知諸侯名譽不

當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

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

有博言

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

多與金錢與相報應

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

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師古曰故事者

卷之十一 漢書八

八

言舊制如此也

未有但已者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

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

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

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

宋祁曰犯字下當有罪

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

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務與眾棄

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

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

易曰

藉用白茅無咎

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

於神慎之至也。○宋祁曰注文故用藉當作故用爲藉

言臣子之道改過自

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

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

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

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

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

前信平後五十

九

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

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

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

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

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

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

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

藩臣禮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

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

孟康

曰續音引師古
曰音弋善反

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傳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
楚成帝河平中入胡時被疾天子閔之下
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
於孝師古曰孝經
載孔子之言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
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

希伯五十

漢光八十

十一

嘉之今乃遭命離於惡疾師古曰離
亦遭也夫子所

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

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
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
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

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古曰純大
也一曰善也

茂美也勗
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尚書
盤庚之辭也

言褒賞有德
以明其善行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

師古曰從
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

動為廣戚侯明年躡薨子懷王文嗣一年
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

○宋祁曰陸一本作陵

是為思王三十一年薨子紆嗣

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
王廣戚侯勲薨謚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
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
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
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

有傳年漢公

十一

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

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

共起

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
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傳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

壯大通姦犯法

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也

上以至親貫

弗罪傅相連坐

師古曰類坐王獲罪

久之事太后內不

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

張晏曰宣帝陵也宮

人無子乃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古曰

守園陵

作僑並音

師古曰約敕

曰皇帝

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

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

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

離其身

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

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

不和

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

流言紛紛

宋祁曰下紛紛字當作然

謗自

希傳率 漢文十

十二

內與朕甚憊焉為王懼之

師古曰憊痛也音才感反

詩不

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

朕惟王之春秋方剛

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宋祁曰注未當有

忽於道德

師古曰忽遺忘也

意有所遺忠言未納

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宋祁曰注文其字衍

故臨遣太中

大夫子矯諭王朕意

師古曰親臨遣之

孔子曰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

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

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

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

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

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宋祁曰考諸

本無位加字○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讀曰

傲不自宅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宅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宅人○宋祁曰

若傳事 漢六十八

十三

注文親字上疑有自字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

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

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為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

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

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

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

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也○宋祁曰可行字夫以故舊之恩

東平思王守

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

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師古曰貫猶緩也

也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彊餐止

思念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

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

天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

耆欲師古曰耆讀曰耆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

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

弟德平下後卷十

十四

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

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

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

以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

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

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

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

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

陳平思守

服恐無處所

如淳曰言不從道異如昌邑王也

我危得之

孟康曰危

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

比至下宇凡三哭

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嫁反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

側又如胸膈故親幸後疏遠

服虔曰胸音劬膈音奴溝反又

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膈為家人子

音奴卑反師古曰黜其秩位

掃除衣巷數笞擊之胸膈私疏宇

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膈有司

奉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

卷之五十一 漢書

十五

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

也前東平王有闕

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有司請廢朕不

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

惟王之

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

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

師古曰奸音干

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後年來朝上

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

東平思王字

鳳對曰

○宋祁曰鳳字下當更有鳳字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

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

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

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

而求

諸書

○宋祁曰書字上當有子字

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

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

師古曰物亦鬼

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

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

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

卷五十一 漢文十

十六

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

師古曰虞與娛同

夫小

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

意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謂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

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之

對奏

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

師古曰皇覽云

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於栢皆西靡也

子煬王雲嗣

哀帝時無鹽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

東平思王字

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為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廣四尺也師古日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

輒耳晉說是也○宋祁曰瓠當作報古作報為瓠

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

蘇林曰於宮中作山

象○宋祁曰作山象瓠山

立石東倍草并祠之

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

步賄反○劉敞曰立石屬上句

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

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

下有司逮皇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

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

如淳曰傳恭巫姓字

為雲求為

考德五十漢志少

十七

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

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

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

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

反哀帝政

師古曰改其所為也

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

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

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

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

東平思王守

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
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傳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
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

杜陵宋祁曰江南本邸字上有郡字浙本無無子絕太后歸居外

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

考傳年 卷八十一

十一

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馮昭儀生中山孝

王興

定陶共王康傳

定陶共王康永光二年宋祁曰一本作元光三年立為

濟陽王六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

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執習知音聲

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

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

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
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
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
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
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帝
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
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徙定陶王景為信都
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
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王孝王興傳

中山孝王興建昭三年王為信都王○劉敞
曰王為

信都王上王
字當作立字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

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

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
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

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

不得相入廟○宋祁曰入字
上當有繼字外家王氏與趙昭

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

中山孝王興

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

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

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

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注末也當作耳

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

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

惠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

王後王莽時絕

為傳云 漢書八十一

二十一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

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

古遍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

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可習近則敗善也

詩云貪人敗類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

古今一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正文三千九百八十三字 註文二千二百九十四字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秘書監魏瓘國子顏 師古集註

匡衡傳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承音證。宋祁曰集解音證。

集解蓋臣贊書也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

供資用 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 尤精力過絕人

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服虔曰鼎猶言當也

漢書卷八十一

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

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

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

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

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

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今有西

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

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宋祁曰祝季張云匡鼎來

來音離協上韻僕檢左傳宣公二年弃由復 匡語

詩解人頤 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宋 衡射

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 師古曰

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

匡衡

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
○宋氏校本云注文浙本無說字
調補平原文

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

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

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

望之少府梁立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

深美○宋祁曰別本作矣當作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

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

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

卷之十一 漢書十一

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

之名儒有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

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

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矣天

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

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宋祁曰彼誠

有所聞也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

莫不印望師古曰印讀曰仰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

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然此事不自知其非然

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

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

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弃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於既反。宋祁曰注文故

貴字下疑有之字於既字上疑有音字古人病其若

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

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

亦信至士 漢志八十一

三

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宋祁曰待賢下少是字平原

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

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

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

行之也歛音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

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

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

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

匡衡

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

帝不同禮宋氏曰禮監本作樂字浙本同三王各異教民俗

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

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宋祁曰注文抵字

下有亦字比年大赦師古曰比類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

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

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

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知禁故衡引以為言

四

之以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

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

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辟綱紀

失序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

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

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

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音干故反臣愚以

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

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

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

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

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

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

為傷五二 漢五八二

五

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

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

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宋祁曰克當作刻或伎害

好陷人於罪師古曰伎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伎音支鼓反。宋祁曰伎字說見酷吏

審成傳。韋昭曰伎音洎如淳曰詩云不伎不求履弊也蕭該案字書伎恨也之鼓反貪財而

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

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

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

臣衡

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師古

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檀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檀楊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

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大叔也狃怙也汝亦大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

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怙為之恐傷汝也檀音但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干羊反狃音女九反○宋祁曰注文

中三虎字浙本並作獸字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

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宋祁曰

穆字浙本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

作繆字

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晉侯好儉

而民畜聚

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

積財畜讀曰蓄○宋祁曰注文財下少也字

大王躬仁邠國貴恕

師古

曰大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戒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

戰殺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

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豳州是其地也言化大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宋祁曰注文父

子而居之浙本作父子而君之

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

師古曰上謂崇尚也

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

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師古曰言非家家皆

到人人勸說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宋本云下在字朝越本作布別本同

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

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日寧以保

我後生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

為信事十一法八十一

七

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宋氏校本云我一作爾

此成湯所以

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應劭曰鬼方遠

也方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

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

侈靡而放效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徃反

此教化之原本

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

精祲有以相盪

李奇曰侵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侵謂陰陽氣相浸漸以

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宋祁曰字林云侵精氣成祥也音字鳩反

善惡有以相推

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

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鄭展曰靜者動謂地

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蕭該案字林日晦不明也應劭曰晦音闇。水旱之

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之困

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

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宋氏校本云江南本無之字浙本有不稱

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

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宋祁曰此下當有郡字偃

前傳卷一 漢書八二

八

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

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

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

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

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

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

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

民視

師古曰臣正也易變也。宋祁曰視字下疑有聽字。

令海內昭然咸

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

疆外

師古曰淑也問名也。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

也上說其言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遷衡為光祿大夫太

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

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

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

師古

曰寵

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

九

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

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

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

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

而不敢專其名

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是以上

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

廷止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宋祁曰註文詩

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

臣衡

字下疑有也

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

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

揚先帝之盛功

師古曰丕大也不字或作本言脩其本業而顯揚也

爭言

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

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也字當刪。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

是以

羣下更相是非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吏民無所信臣竊

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

師古

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

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

方集之二 卷之二

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

孔子

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

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

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宋祁曰江南本二句中並無物字

浙本有

可以贊天地之化

師古曰贊助也

治性之道必

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

師古曰彊勉也音其兩反

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壅

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

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

時

師古曰湛讀曰沉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

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師古曰比音煩寐反

唯

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

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

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

首之禮本冠婚

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

始乎

有傳二一讀之二

一一

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

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

道哀莫不始乎梱內

師古曰相與闔同謂門概也音苦本反

故聖

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

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

師古曰踰與踰同

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

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

師古曰阼玉階也醴日酒也貴於衆酒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

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

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

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

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

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

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

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

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

古詩卷之二 辰六十一

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

曰易家人卦之彖辭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

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依也言多法

義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

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

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

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

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臣

宴師古曰虞與煥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

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願陛下

雖聖性得之○宋祁曰聖字可刪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

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也煢煢憂兒

疾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

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

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宋祁曰匹配當作妣匹生民之

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卷之三十一 終十一 十三

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

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者后夫人之行

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明之統而理萬

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閑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師古曰介繫也言

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宋祁曰無當作毋宴私之意不形乎動

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

臣衡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宋

已當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

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

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竊見聖

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

材駑○宋祁曰蕭該作材倣倣亦駑也無以輔相善義宣揚

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

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

易傳卷之十一 卷之八十一

十四

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

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

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求求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

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

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

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宋祁曰浙本禮作醴正

臣衡

躬嚴恪臨衆之儀也

師古曰嚴讀曰儼

嘉惠和說饗

下之顏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

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

大雅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抑之詩

諸侯正月

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

師古

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

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

師古

曰觀亦視也饗醴以醴酒饗也

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

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

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

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

師古曰休美也

以立基

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

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

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廼與御

史大夫甄譚共奏顯

劉奉世曰甄當作張

追條其舊

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遵劾奏衡

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

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

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

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

徒師古曰著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

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

九傳五十一漢公十一

十六

上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

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

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

妄詆欺加非於君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朕甚閔焉方

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問司隸也

君何疑而上

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

師古曰燭照也

傳

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

君

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因賜上

尊酒養牛

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

衡起視事上以新

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

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

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

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

昌弟且謀篡昌

師古曰逆取曰篡○宋祁曰昌事發

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

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

為他三十七後八二

十七

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郡

鄉本田提封三千

一百頃

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揔數

南以閩佰為界

師古曰佰者田

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

反○宋祁曰佰當作陌注及下文並同初元元年郡

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

蘇林

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

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

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

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

趙殷曰

師古曰所親索所親任者

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

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

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

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

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

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

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

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

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

前傳五二 卷八二 十八

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僅收取所還

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

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

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何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宋祁曰注文律下少

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

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

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

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

界

師古曰隈曲也。○宋祁曰南本無承。字只云阿丞相衡意浙本作阿承。

附下罔上

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
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
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傳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

○宋祁曰蕭該云字林音之爾反

至

禹父徙家蓮勺

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酌

禹為兒數隨

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

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之喜音許吏反

卷五十一 漢七二

十九

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

時從

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

多知可令學經

○宋祁曰父字下當有曰字

及禹壯至長

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

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

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

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

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

師古曰試以職事也

奏寢罷歸

張禹

故官

師古曰寢謂不下也

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

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

言禹善論語

宋祁曰善字下疑有說字

詔令禹授太子

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

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

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六百戶禹六百戶拜

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

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

卷五十一漢書

二十

輔政專權

宋祁曰舅上少長字

而上富於春秋謙讓

方鄉經學敬重師傅

師古曰鄉讀曰嚮

而禹與鳳竝

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

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

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

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

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

之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

君其固心致思總

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宋祁曰加賜無當作毋

張禹

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

疾使者臨問

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

禹惶恐復起視事

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

六歲鴻嘉元年

○宋祁曰按元字當作九

以老病乞骸骨

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

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

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

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

分傳五王漢書卷一

三一

財師古曰殖生也

家以田為業

○宋祁曰晏本業作樂

及富貴多

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

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

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

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劉敞曰絲竹管絃等二物爾於文為駢

禹成就弟子

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

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

多智

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

二人異行禹心親愛

張禹

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

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

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

樂盡其歡樂之情。宋祁曰乃當作廼。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

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音才引反講論經義日晏

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

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服虔曰各自為得宜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

古者在上 漢志上

王二

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又近延

陵○宋祁曰別本無延字予謂當存延字成帝營昌陵不成更還延陵奏請求之上

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

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

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

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

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

張禹

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

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

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

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寢卧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

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言

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

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

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

帝位事上 漢書卷之十一 二十三

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

拜為黃門郎師古曰郎字上疑有侍字給事中禹雖家

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

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

數吏民多上書言灾異之應譏切王氏專

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

明見宋祁曰未字上當有而字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師古

曰辟讀曰闕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

張禹

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

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宋祁曰則當作即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

十六○宋祁曰按劉向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今云五十六疑衍十六兩字今越本與別本無十六

兩字○劉敞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

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

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性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

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

前傳卷一 後云八十一

三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

善此經義意也○宋祁曰福善越本作福喜新學小生亂

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

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

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皆當作此遂親

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

齊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

張禹

式夷反。宋祁曰：有字上疑有常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

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宋祁曰：感動字下疑有

有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

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大常列於

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

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

曾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

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

前傳五十一 後心八十一

二十五

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

欲為論念張文。○宋祁曰：監本越本欲字下有字由是學者

多從張氏餘家寢微。師古曰：寢漸也。

孔光傳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

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誅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

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帛。○宋祁曰：帛禮記作白。漢書作帛。古字通。

用監本帛生子家求生子真箕箕生子

張禹 孔光

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

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

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宋

補曰浙本監本無忠生二子於安國字下又添忠字云襄生忠武及安國忠武生延年延年生

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

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

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

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

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

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

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宋祁曰注文為帝師教令成就當作尊為

帝師教帝令成就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

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

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

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

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

誠廼弗用

○宋祁曰三字下當有日字

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

錢帛策贈以列侯

○宋祁曰贈一作賜

禮謚曰烈君霸

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

○宋祁曰監浙二本皆云嗣爵

次子

捷捷第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

學尤明年未二十

○宋祁曰二一作三

舉為議郎光祿

勲匡衡舉光方正為諫議大夫坐議有不

合左遷虹長

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縣也音貢

自免歸教

○宋祁曰

二十七

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

風俗

師古曰行下更反

振贍流民奉使稱旨

○宋祁曰真當作意

越本

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

書

○宋祁曰監本浙本作三科高第

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

以父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

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

任之輔為僕射尚書令

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

有詔

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

○宋祁曰有詔字下當有以字

加諸

史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

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

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

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

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旨也如或不從

不敢彊諫爭以是久而安宋祁曰浙本云獲安時有

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也宋祁曰注文繕字下監本有事

為修至十一後也

二十八

字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宋祁曰注文奸忠當作求忠有所薦舉唯

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

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

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嘿不應更荅以它

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

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黨友養游說有

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學

孔光

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宋徙光祿勳為御史大

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

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

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宋

本云於帝為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

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

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

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襄後將軍

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為

嗣者宋祁曰可字越本作宜字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

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

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襄博皆如方進根

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

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

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

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

孔光

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師古曰中

也當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

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

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

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為

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

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

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

前傳五十一 漢書

三十一

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解免也請論

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

長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宋祁曰監本正文懲

字下有後字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

知當坐大逆之法宋祁曰知字上當有自字而棄去廼

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

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

軍襄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襄朱博坐與淳

孔光

于長王立
交厚也

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

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

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

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

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

之書贊者書
贊辭於策也

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

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

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

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

命事五十一 良志士

三十一

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

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

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

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

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

師古曰與
讀曰豫

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

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

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

孔光

宮

師古曰復讀曰復

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

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

行

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宋祁曰行字上監本有而字

頃之太后從弟子

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

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

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

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

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

卷之五十一 後漢書

三三二

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

故至今未有所改

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

臣請歸遷

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

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

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

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

可

蘇林曰執持不可也

上重違大臣正議

師古曰重難也

又內迫

傅太后猗違者連歲

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猗音

於奇丹以罪免宋祁曰丹字下當有先字而朱博代為

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

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直用反。宋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

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

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

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

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波五星失行是章

為修五土 漢書卷三十三

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為

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

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惠國之風復無聞

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

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

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

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

懼之意對母能為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為害是羣卿大夫

孔光

咸情哉莫以為意各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
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

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於讀

曰虞書各陶暮之辭也位非其人是為空於虜師古曰於讀

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

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光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

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

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

若借互上 漢心主

相宋祁曰復字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闕三相

師古曰闕猶歷也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

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

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

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

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

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中之道

孔光

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

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

眇側慝孟康曰眇行疾也側慝行遲也師古曰眇吐了反○宋祁曰浙本有兩亂行字眇按書曰眇晦

而日見西方也蕭該音丑召反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

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宋祁曰常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沴音戾

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

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

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

考傳五十一漢八二

廿五

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

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

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宋祁曰右景祐本作左注亦作左予按王商傳擁祐太子注

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遷左道皆離皆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為助也故災異數

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

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

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宋

孔堯

祗曰浙本注云師古曰周頌敬之篇也敬肅也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以承之受天命甚難也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大之威於是乃

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

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

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

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

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

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

考傳五十一 漢志八十一卷

廿六

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

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

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

棐謀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謀誠也言有

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

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之

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寒異銷禍興福

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較音

孔光

角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

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

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

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宋祁曰

謝字上當有固字前比歷位典大職考本越本邵本並作前所歷位天職幸免罪誅全保

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

讀曰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讀與耄同

今書本有作截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師古

亦傳五十一 漢六十一

三二七

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

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

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

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宋祁曰舉字上當有光字

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

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

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

廼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

孔光

免

○宋祁曰免字上當有復字

傅嘉曰前為侍中毀諸仁

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

師古曰艾讀曰久

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

善以肆意

師古曰肆極也

詩不云虜讒人罔極交

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

其免嘉為庶人歸

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

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

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

卷之二十一 漢書八十一卷

三十八

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

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

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

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

師古曰謂文書之稟草也風讀曰諷

亦同匡此皆莫不誅傷

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漬又音五解反皆又音仕解反

具在杜欽傳○宋祁曰學林云史記游俠傳曰以睚眦殺人此用匡字者省文也

莽權日盛

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

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

孔光

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

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

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

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

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宋祁曰統字

上當有總字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

光聖人之師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

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

為傳五十一 卷之八十一 三十九

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

師古曰艾讀曰又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

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杖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

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

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

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

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人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

孔光

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
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
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
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
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
幾讀曰
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
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白太后使九卿策贈
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一

四十一

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
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

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輜

輶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輜
輶解具在霍光傳○宋祁曰輜字

下當有車羽林孤兒諸生各四百人輓送車

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
處行道之人皆

舉音哭須將作穿復士可甲卒五百人○劉奉
世曰可

字疑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

孔光

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

戶○宋祁曰益字上當有再字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

還所賜一第○宋祁曰一字當刪子放嗣葬篡位後以

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

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

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

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

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

前傳車二後志全卷

四十一

魯○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于魯按霸既詔

許以八百戶禮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為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意長

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潁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為衍○龔子曰長如字凡以安為衍字者誤以長為

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其義自明無可疑者

當從江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

祀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

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

後避王莽更名均

孔光

馬宮傳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

爲傳五十一後志八十一

甲三

母傳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謚宜曰孝元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

師古曰詭遠辟讀曰

僻

以感誤上宋祁曰感當作惑為臣不忠當伏斧鉞

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

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

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

復食國邑願上大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

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

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

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

荀傳五十一 漢書全卷

甲三

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

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

曰以官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

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葬

位以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

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

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

馬宮

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

衣冠孟康曰方領連袂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

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然皆

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

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

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耕反○宋祁曰注文抨彈字書曰抨彈也抨音迮董反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各附於古注之下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正文捌阡陸伯肆拾捌字

注文伍阡柒拾伍字

